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意] 奥尔苏奇 (Andrea Orsucci) ● 著

东方—西方：

尼采摆脱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

Orient-Okzident

Nietzsches Versuch einer Loslösung vom europäischen Weltbild

徐畅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东方—西方：

尼采摆脱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

Orient-Okzident

Nietzsches Versuch einer Loslösung vom europäischen Weltbild

[意] 奥尔苏奇 (Andrea Orsucci) ● 著

徐畅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西方:尼采摆脱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意)奥尔苏奇;徐畅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

(经典与解释·尼采注疏集)

ISBN 978-7-5675-3945-7

I. ①东… II. ①奥…②徐… III. 尼采,F.W.(1844~190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0600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Orient—Okzident

By Andrea Orcucci,

Copyright © Walter de Gruyter GmbH, Berlin/Bost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Walter de Gruyter Gmb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9-2015-316 号

尼采注疏集

东方—西方:尼采摆脱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

著 者 (意)奥尔苏奇

译 者 徐 畅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8.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945-7/B·968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缩写 KSA,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 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e 1854—1869; 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三、四;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共计二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可惜未能全工,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90 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 共九大部分,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 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九卷以后为遗稿;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十二卷本(1930 陆续出版,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 K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 附索引一卷;袖珍开本,纸张薄、轻而柔韧,堪称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KSA 版问世后, 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引用率仍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诟病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

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年5月

纪念费德里克·杰拉塔纳(16.6.1958—15.3.1994)

前言

[Ⅶ]正如古老的、意味深长的宗教仪式最终只剩下迷信的、无法理解的繁琐程序一样,如果历史本身仅仅只是在按照习惯继续着,那么它也将变得与魔法的荒谬或狂欢节的化妆相似[……]。现在,在那不勒斯的一条小巷里行驶着一辆有随从跟随的华丽的天主教运尸车,而不远处就是喧闹的狂欢节:五彩缤纷的彩车模仿着古代文化的服饰和奢华。但在某个时候,那辆运尸车也会成为这样一辆历史性的狂欢车;彩色的躯壳被保留下来,让人赏心悦目,内核已经不翼而飞,或者已经隐藏了欺骗性的目的,就像牧师用以唤起信仰的那些手段一样。^①

谁如果能够,就怀着对各种不同文化的

① 23[147](1876年末—1877年夏);KSA 8,第456、457页。

公正跟随我吧。^①

对欧洲精神史的几个基本特征、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的思考是尼采哲学反思中的恒定主题。他始终致力于“一种巨大的、越来越大的脱离，一种任意的‘踏入陌生之中’，一种‘陌生化’、冷却化、清醒化”。^② 凭借着一种“超越欧洲的目光”，^③ 他试图看清欧洲人的共同思想财富。[Ⅷ]这种对于“漫游”和“距离”的需求，一个有力证明是他 1881 年 3 月在热那亚停留期间写给朋友科塞利茨(H.Köselitz)的一封信：

请您问问我的老伙伴格斯多夫，他是否有兴趣和我一起去突尼斯呆一两年[……]。我想在穆斯林人中间度过一段好时光，而且要在那些信仰最严格的地方，这样我对一切欧洲的东西的判断和眼光就会更犀利。^④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尼采自 1875 年起为了达到那种距离化视角，为了“从远处审视我们的欧洲道德，以使用其他的、过去的或者未来的道德衡量它”而进行的研究和阅读。

“彻底摆脱‘欧洲’，这里的欧洲被理解为那些已经长进我们的血肉中的统领性价值判断的总合”，对尼采来说，这种追求首先意味着让“历史直觉”更加犀利，意味着始终对那些体现在“今日之欧洲人”，即“后来者”(M 9)的多层次的世界图像中的“事实”和文化

① 21[45](1876 年末—1877 年夏)；KSA 8，第 373 页。

② 40[65](1885 年 8 月—9 月)；KSA 11，第 664 页。

③ KGB III/5，第 222 页(尼采 1888 年 1 月 3 日致多伊森[P.Deussen]的信)。参见 JGB 56。另参见施普龙(M.Sprung)，《尼采的超越欧洲的目光》，载于帕克斯(G.Parkes)主编的《尼采与亚洲思想》，芝加哥和伦敦，1984，第 76—90 页。

④ KGB II/1，第 68 页(尼采 1881 年 3 月 13 日致科塞利茨[0]的信)。

史进程进行分析。他的这些分析是在一系列反复探讨的主题(史前时代和文明、犹太文化、希腊文化及其与之前各种文化、古代怀疑主义、早期基督教文化、路德及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本书将对他这些分析的结果进行深入研究,在此过程中,本书还借助了魏玛的“歌德—席勒档案馆”中未公开发表的材料的帮助。此外,本书还致力于澄清一个问题,即在不时地“以超越欧洲的方式思考”、^①对东方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式分析这项工作中,尼采在多大程度上把人种学、生物学、古典学、神话研究以及宗教学这些专业学科的引入视为必要的先决条件。

专业知识与哲学思辨之间高度跨学科的对话,即对“学科差异”的固定框架的打破,毫无疑问是德国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最有趣的现象。专业知识、自然科学研究和哲学反思之间的相互交织为整整一代人打开了新的视角和兴趣领域。感官生理学研究的飞速进步(缪勒[J. Müller]、费什纳[Fecher]、赫尔姆霍尔茨[Helmholtz]、冯特[Wundt])不仅唤起了一种用哲学手段处理认识论问题的新兴趣,而且还促使哲学史家(其中也包括狄尔泰[W. Dilthey]和滕尼斯[F. Tönnies])从最新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出发[IX]对16世纪的人类学和情感理论以及霍布斯(Hobbes)、斯宾诺莎(Spinoza)和笛卡尔(Descartes)等人进行彻底的研究。^②当时的生物学方面的概念和问题在同时代的道德哲学研究中被加以思考和推进。^③精神病学和神经生理学的假说和模式也在19世纪末的哲学中起到了指示方向的作用。^④

① 35[9](1885年5月—7月);KSA 11,第512页。

② 参见奥尔苏奇,《在赫尔姆霍尔茨和狄尔泰之间:哲学与组合方法》,那不勒斯,1992,第45—86页。

③ 参见奥尔苏奇,《从细胞生物学到精神科学:德国19世纪个性之争面面观》,博洛尼亚,1992。

④ 参见奥尔苏奇,“‘一种相互交织的合作,如自然科学中那样……’:论狄尔泰的工作方式”,载于《狄尔泰年鉴,哲学和精神科学史》第9期,1994—1995,第92—114页。

对于思辨与经验科学的交织,一个知识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在另一个知识领域的应用,狄尔泰自 1860 年代起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在他的论著中反复强调“强烈的组合要求”的重要意义,这种要求拆除了“迄今为止的各单门精神科学之间的界桩”,结束了“精神科学领域内小国林立的状态”。^① 在狄尔泰看来,这种对于“有益的组合”的要求和拆除壁垒的要求——这种壁垒是“有局限的专业活动在哲学和单门科学之间设立起来的”^②——首先意味着对自然科学这个了不起的例子进行分析,在当时,自然科学似乎首先体现在“赫尔姆霍尔茨的广博天赋”中,“为了解决问题,他轻松自如地把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和哲学像工具一样掌握和联系起来”。^③

除了狄尔泰的这些论述以外,还要提到耶林(R.v.Jhering)在 1880 年代发表的一句评论,他说:那些称得上是“伦理学的古生物学”^④的不同学科(尤其是语言学和神话研究)的“协同作用”在道德哲学问题的讨论中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研究尤其致力于探讨一个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在尼采这位[X]现代“精神奥德修斯”^⑤的论著中找到狄尔泰所说的那种“强烈的组合要求”的体现,以及,在尼采致力于拉开距离、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分析对于理解欧洲精神史及其产生和演变具有

① 狄尔泰,《早期计划和草稿》(约自 1865/66),载于《人、社会和历史的科学:精神科学导言草稿 1865—1880》选集第 18 卷,Göttingen,1977,第 7 页。在一篇写于 1868 年的文章中(《巴斯蒂安,一位作为旅行者的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载于选集第 11 卷,Leipzig u.Berlin,1936,第 204 页),狄尔泰断言道:“现在,研究的视野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拓展;历史、人种学、人类学都为真正的归纳提供了丰富材料。”

② 狄尔泰,《精神科学导言》,选集第 1 卷,Stuttgart u.Göttingen,1959,第 112、117 页。

③ 狄尔泰,《赫尔姆霍尔茨》,载于《论历史意识的兴起:青年时代的文章和回忆》(选集第 11 卷,Leipzig u.Berlin,1936,第 263 页)。

④ 耶林,《法律的目的》,第 2 版,第 2 卷,Leipzig,1886,第 126、127 页。

⑤ 隆斯巴赫(R.M.Lonsbach),《尼采与犹太人》,Stockholm,1939,第 7、8 页。据隆斯巴赫在回忆录中说,这个称呼最早是由科塞利茨提出的。

重要意义的宗教感受和“道德事实”(JGB 186)的时候,那些能够被视为“伦理学的古生物学”的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思考方式。

即是说,我们的研究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界限之内,研究的结果可能会显得只具有有限的作用范围,作为“哲学家”的尼采、作为“明天和后天的人”(JGB 211)的尼采以及他的反思中的思辨方面被有意地搁置一旁,相反,我们的注意力针对的主要是一些在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极为激烈的跨学科论争中所涉及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尼采的作品和遗稿札记中都留有清晰的印记。

在此,我要感谢哈泽(Marie-Luise Haase)、布鲁索蒂(Marco Brusotti[Berlin])、赖布尼茨(Barbara von Reibnitz)、图林(Hubert Thüring[Basel])、巴贝拉(Sandro Barbera)、坎皮奥尼(Giuliano Campioni)、迪奥里奥(Paolo D'Iorio[Pisa])给予我的多种启发和热心帮助。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对我的工作始终怀有兴趣的缪勒—劳特尔(Wolfgang Müller-Lauter[Berlin])教授。感谢文图雷利(Aldo Venturelli[Urbino])教授为筹措本书的出版资金所作的热心帮助,感谢沃尔科普夫(Roswitha Wollkopf)女士(歌德—席勒档案馆,魏玛)准许我引用保存在魏玛的尼采的未发表手稿。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兰德弗里德(Axel Landfried[Lucca])给予我的持续帮助,他不仅为本书的文体表达做了细致的修改工作,而且还提供了很多富有洞见的意见,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加林(Eugenio Garin[Florenz])教授,他对哲学史的任务和工作方法所作的思考对我来说始终具有极大的价值。

第一章的附录是我 1994 年 5 月在魏玛参加“发现与猜想”系列会议时所作报告的修改稿。第四章中有些部分我曾经在巴塞尔

的尼采会议(1994年6月9—11日)上发言和讨论过。第六章已经在《尼采研究》(*Nietzsche-Studien*,第22卷,1992)上发表过,第七章也曾经用意大利语以“尼采、冯特与哲学家施密特:《道德的谱系》来源之一”为题[X]在《意大利哲学批评》杂志(第70期,1991年5月—8月)上发表。

此外,本书是我参加“尼采的藏书与阅读”研究项目的成果,佛罗伦萨大学、比萨大学和乌尔比诺大学的好几位研究者都参与了这个项目。

在引用尼采所用的作品时,我把一些地方的标点改成了现代标点,以方便读者阅读。

在引用舍曼(G.F.Schoemann)、缪勒(K.O.Müller)和马坦森(H.Martensen)的作品时,由于无法找到尼采所用的版本,我只得采用了其他版本。

奥尔苏奇

于卢卡,1995年10月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部分 《人性的,太人性的》产生时期尼采的语文学阅读和人种学研究

前言 / 3

第一章 巴塞尔,1875 年秋:尼采关于“希腊人的礼拜仪式”的讲座 / 10

附录:尼采与当时生物学中的遗传问题 / 73

第二章 用于控制自然的古代礼拜仪式和巫术程序 / 79

第三章 愉快的业余爱好者的学习欲望 / 156

附录:“媒体爬虫”和公众观点 / 200

第二部分 尼采 1880 年代作品中的权力和宗教

前言 / 217

第四章 食人神、魔鬼崇拜、苦行:尼采对斯宾塞的分析 / 220

附录：瓦哈比派教徒的宽容的真主/ 285

第五章 威力无比的债权人——关于宗教起源的论争(1860—1890年)/ 294

第三部分 希腊人作为现代颓废的对立面

前言/ 337

第六章 “语言学考古”与色彩感的历史发展：评《朝霞》中的箴言
426/ 338

第七章 希腊人的天真和现代人的怨恨/ 355

第四部分 尼采对反犹太主义者的“伟大话语”的分析

前言/ 397

第八章 南方的怀疑与“异教式”的原始基督教/ 400

附录：欧维贝克关于原始基督教的观点以及他所指出的
悖论的启迪学价值/ 450

第九章 尼采在 1888 年对于犹太民族的态度——几点语文学说明/ 456

第十章 关于前雅利安时代德国居民的争论/ 490

第十一章 德意志特性和宗教改革时代/ 505

后记/ 527

缩写/ 533

文献目录/ 536

人名索引/ 562

名词索引/ 579